



王文娟在武康大楼家中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孙道临、王文娟在家中

思念如水。多么希望时光倒流！“孙道临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。”“月老”宗江伯伯颇为得意的这句话传开后，很多人说这是“不可思议的奇迹”，“两人家庭和教育背景、生活习惯都不同，怎么做到情投意合呢”？其实，爸爸孙道临、妈妈王文娟相守近半个世纪，从来没有感觉这是“问题”。妈妈晚年总结道：“婚姻这件事，还是精神上的合拍最要紧。”“精神上的合拍”，源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致。在我心里，爸爸妈妈不仅以作品留世，还把善良纯正、勤奋进取的品格传给了我们。

1 一样的情怀

爸爸妈妈都是从旧社会的困苦中走来，少年便识愁滋味。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，他俩都参加了朝鲜战场的慰问演出。爸妈第一次约会就谈起当年经历枪林弹雨的感受。“说到这些，我和她一下子都被对方深深打动了！”那天，爸爸还赞美妈妈在舞台上演的林黛玉“独见风骨”。深夜他辗转难眠，起身写了一首小诗：“请给我一缕阳光……”抒发对妈妈的爱慕。写这首诗的纸片他珍藏了几十年。

一样的家国情怀，使两颗心早有灵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，当爸爸知道自己的薪水比毛主席还高，主动向上级申请减薪；妈妈参军回来也把组织上替她保留的高工资全部上交了。他们更把浓重的家国情怀投入到一生的艺术事业：“是时代造就了我们的作品，是观众的挚爱滋养了我们的艺术生命。”爸爸妈妈的故乡都在浙江，两人的桑梓之情愈到晚年愈醇厚。爸爸为嘉善的经济发展引进外资，妈妈个人捐款，又争取到政府投资，为家乡建了一座水库。“孙道临电影艺术馆”在嘉善落成后，爸爸希望艺术馆能为家乡的文化旅游事业做贡献。在他去世后，我和妈妈把他的全部藏书、用品和家具捐给了嘉善。

2 一世的悲悯

爸爸妈妈都有一颗善良包容之心。婚后，他们就把奶奶和外婆接过来一起住。有一年妈妈在外地演出，外婆生病了，爸爸像孝子般一勺一勺给外婆喂饭。他七十多岁时还骑车上街，替外婆抓药，找她爱吃的金橘饼。双方常有外地亲戚住到我家来，他们把卧室让出来给大姑的女儿坐月子，即使“文革”时一半房子被“造反派”抢占了，他们还是挤出一间给小舅舅做婚房。至于后来上门请教或学艺的学生，留饭留宿更是平常事。

妈妈把带她出道的老师、表姐竺素娥奉作自己的“命中贵人”，总是说“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”。老师健在时，妈妈经常去看望她；老师去世后，妈妈年年清明给老师扫墓祭拜，直到去年二月她住进医院时，还说：“清明不能去墓地看老师了，出院后再去吧。”

爸爸妈妈的悲悯之心，更多投在境遇困顿的普通人身上。1996年拍摄10集电视剧《孟丽君》时，担任场务的打工仔小赵突然病倒，爸爸立即停下拍摄，派车送小赵去医院，又连夜找到上海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，还帮他解决了全部医疗费。病愈后的小赵干不了重活，爸爸安排他管仓库，让他继续拿一份工资。

他俩收入不多，却常常捐钱给受灾地区。一位朋友在妈妈去世后说出一个秘密：她曾经陪妈妈去医院捐钱，救

我心中的爸爸和妈妈

——写在孙道临百年诞辰之际

孙庆原

治了两名白血病患者。妈妈不肯留下姓名，还叮嘱她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天冷了，妈妈给门房师傅买油汀取暖；过年过节，妈妈送粮油糕点给物业员工，亲自去杏花楼买八宝饭。爸爸也一样，在严冬、酷暑季节看到卖花生、卖西瓜的街头小贩，总会多买点甚至“一锅端”，让他们早些收摊回家。

3 一致的追求

从小爸爸就叮嘱我两句话。一句是：做人要善良真诚，对人要一视同仁。只要是凭自己能力吃饭的，就应该受到尊重。另一句是：做事要认真勤奋，尽力做到自己的“最好”。他们身教言传，一生兢兢业业做艺术，一丝不苟演好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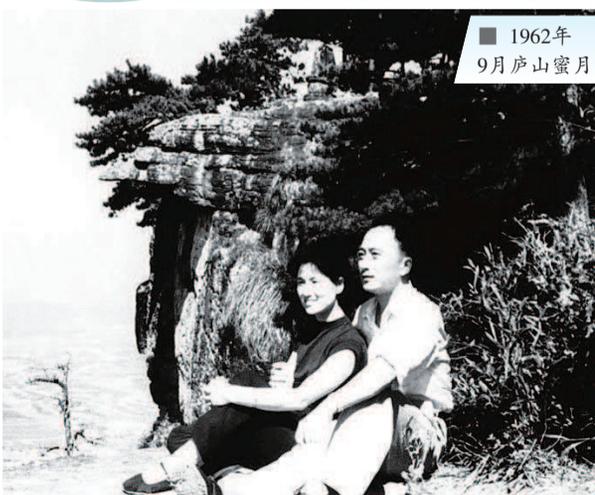
妈妈虽然没读几年书，但悟性高，又很勤奋。她说自己“侥幸有所成就，无非是肯下笨功夫”。每演一出戏，她都要做详细的案头准备。翻阅她一本本的“演出手记”，《红楼梦》是她花心血最多、做“学问”最深的一出戏。1959年10月《红楼梦》进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，演出引起轰动，时任文化部领导夏衍因为向他要《红楼梦》戏票的人太多，只好躲起来。后来全国红学家召开学术会议，邀请“演活林黛玉”的妈妈参加，妈妈对林黛玉的人物分析和见解，博得专家们的交口称赞。

妈妈认为，自己性格与书中林黛玉的差异很大，要演好曹公寄情最深的这位才女，光靠外在条件和表演技巧远远不够，必须走进人物内心。在通读三遍原著并看了许多《红楼梦》研究资料、确定林黛玉个性与感情的基调后，她反复咀嚼原著中所有与林黛玉有关的文字，体味黛玉因为“不放心”，在爱情发展不同阶段的心理挣扎。第一场“黛玉进府”，她设计的黛玉坐姿是半边臀部“粘”在凳子上，见人时慢慢起身相迎，以此表现这位贵族小姐娴雅持重又忐忑拘谨的性格。

妈妈的戏迷有很多是她朋友，她们问她：为什么你在“焚稿”这场戏中没怎么流泪？她说：焚稿在原著里只有

孙道临夫妇和女儿女婿在嘉善孙道临电影艺术馆奠基时合影

1962年
9月庐山蜜月



几句话，演员要给观众有“戏”可看，需要根据当时的情景“加分”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黛玉柔弱的身姿与激愤的情绪形成强烈反差，心若死灰没有眼泪了。表演时须处理好“形”与“神”的矛盾统一，以浓墨重彩凸显黛玉决绝的心态与风骨，才能给观众心灵的震撼。

《孟丽君》也是妈妈喜欢的一出戏。因筹备过程很短，妈妈和剧组人员边演边改，不断打磨，使这出老戏成为越剧舞台上的经典。《孟丽君》改编自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弹词《再生缘》，弹词深得陈寅恪、郭沫若的赞赏。妈妈对自己这一生能演“北梦南缘”两部戏深感欣慰，因为人格独立、才情横溢的林黛玉与孟丽君，都是妈妈的精神偶像。

爸爸从小饱读诗书，又在燕京汲取了“洋学问”。正是因为“学问太多”，影片拍摄前他会研读更多资料，握筹布画更加用心。特别是案头准备，妈妈说他天天“弄纸头”，一坐就是十几个钟头。他也是妈妈身边的“活辞典”，妈妈笑他是“万宝全书独缺一角——勿会敲榔头”。有一次妈妈要他修椅子，他拿起榔头狠命敲下去，不但没修好，还把椅子砸坏了。

执导影片《詹天佑》时爸爸年近八十了。为了再现清末从保路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，他和编剧一起查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，请教各地专家学者，又走访詹天佑的孙辈。剧本创作历时六年、八易其稿；还带着主创人员走詹天佑当年走过的路，越长城内外，爬山岭丘壑。有一天在八达岭恰逢寒潮袭来，回到旅馆爸爸几乎冻僵了，他没有马上回房取暖，而是抖抖颤颤在门口拨长途向妈妈报平安，因为回房打电话要花公家的钱。在北京，他嫌招待所的早餐太贵，为节约出差经费，每天早起为大家买路边小摊出炉的烧饼和豆汁。吃了几天，别人没事，他却闹肚子了，一天腹泻十多天，半夜送去医院吊针。腹泻刚止住，他不顾众人反对，立即随组出行。患有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耄耋老人，没有因病耽误过拍片进度，还亲赴零下40℃的海参崴实景拍片。

上世纪70年代爸爸在上影译制片厂工作，兼任翻译、导演、配音，一年半就完成了《白痴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列宁在1918》等十多部译制片，经常一口气配音几个小时，上下嘴唇都粘在一起了。上世纪80年代中美戏剧交流，美国艺术大剧团排演英语版话剧《马可·百万》，请爸爸饰演主要角色中国皇帝忽必烈。排戏时间仅一个月，爸爸的戏份很多，背熟全剧英语台词后，还要和美国同行讨论角色表演、感情语气等等。爸爸顺利完成了全部35场的演出，满载美国同行的赞誉回国。

4 欢乐温馨的家

爸爸妈妈每年都要郑重纪念“新婚日”和庐山“蜜月夜”。他们相互欣赏，又各自独立。艺术上的切磋交流，侧重于彼此砥砺找对方不足，也就一次在说笑中相互“吹捧”过。爸爸说妈

妈演得最好的是《追鱼》，赞叹妈妈在“拔鳞”时一连串的“鹞子翻身”、“抢背”、“乌龙绞柱”等武功“难度很高”；妈妈说爸爸演得最好的角色是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和《不夜城》的张伯韩，“一个伪君子，另一个唯利是图，完全不像你！”

为节约时间，家里吃得简单随意，把肉、豆和几种蔬菜搅在一个锅里煮菜饭，若添上外婆做的、爸爸爱吃的糟鸡糟肉，就算丰盛了。每次爸爸从外景地回来，妈妈一定会亲自去菜场买爸爸爱吃的菜，爸爸空闲时也会下厨做他拿手的罗宋汤、烙饼和核桃酪。在公众场合，他俩的衣着很讲究，这是对观众的尊重，也是演艺者传达“艺术之美”的需要，所以做西装、做旗袍再贵，他们也舍得。平时穿着很朴素，爸爸在家时常穿有破洞的汗衫、布鞋。

多年来妈妈每晚要演戏，中午必须睡一会儿。爸爸就像“门神”一样守在卧室门口，不让任何人打扰，电话铃一响，马上冲过去接，有人来电话找妈妈，尽量婉言挡回去。赶排《孟丽君》那会儿，妈妈深夜还在越剧院弹钢琴练唱，爸爸就陪在一旁。夜幕下两人并肩走回家，还在讨论如何“以腔传情”。

爸爸看上去很严肃，其实非常风趣。和他在一起，他会让你一直笑，但他自己不笑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我说爸爸你老是坐在书桌前，肚子越来越大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不懂，我肚子大是因为满腹经纶呀！”

有一天妈妈回来沉着脸，为工作上的事生气。爸爸问了之后也“生气”了，气得比妈妈更厉害，甚至“怒发冲冠”！妈妈觉得奇怪：“你为啥生这么大的气？”爸爸说：“我的鸡肚肠比你的老虎肚皮小多了，你这‘英雄虎胆’都气成这样，我的‘小肚鸡肠’能不气破吗？”（注：爸爸属鸡，妈妈属虎。）妈妈看着爸爸惟妙惟肖演“生气”的样子，扑哧一下笑了出来，爸爸又劝她心胸放宽点，妈妈的脸很快“阴转晴”了。

妈妈每晚演完戏唱得口干舌燥，爸爸都为她准备好鸭梨桌上，妈妈吃梨老是忘了收掉梨皮和梨核。爸爸向她提意见，她笑眯眯答应改掉，可是几天下来照旧。爸爸来了个“恶作剧”，把一堆梨皮装进塑料袋，塞到妈妈的被窝里，叮嘱她“别告诉她”！妈妈回家后吃完梨去洗漱，又把梨皮梨核忘在桌上了。回到卧室黑灯瞎火钻进被窝，不对！背上怎么凉丝丝的？窸窸窣窣摸了一阵拧开灯一看，被窝里竟然躺着一包梨皮！这以后，妈妈的“毛病”就被爸爸“治”好了。

今年是爸爸诞辰100周年，又是妈妈离开我的一年。妈妈去后几个月，有时我竟神思恍惚好像回到妈妈住院的那段日子：“哦，这时间我该去医院看妈妈了！”回过神来，不禁黯然伤感：妈妈已经不在……

谨以此文纪念我亲爱的爸爸妈妈。愿他们天国相会，再合写一首“舒伯特和林黛玉的诗”！（本文由李安瑜根据孙道临女儿孙庆原口述内容整理）